

香港，如同一座文学驿站，中西文化在此交融，新旧传统在此碰撞，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孕育了香港独特的文学生态——雅俗并举、五光十色、流派纷呈。

近年来，随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，香港与内地的文化、文学交流愈发频密。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文学峰会、高端论坛陆续召开，大湾区文学交流的平台也相继成立：2019年7月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在广州成立；2020年9月，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》在广州创办；2022年6月，“大湾区文学征文奖”活动开启；2022年7月，《明月湾区》在香港创刊……

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指出，作为国际文化港口的香港，未来将成为大湾区文学交流的重要枢纽。这扇文化之窗，不仅是瞭望大湾区文学的标本，也将给大湾区文学的发展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。

然而，不少人对香港文学的想象依旧停留在金庸的武侠江湖。今天的香港文学创作现状如何、生态如何？为此，羊城晚报采访了三位香港作家——潘耀明、葛亮与程皎旸及香港文学的研究者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——

自1957年随家人从内地来到香港，潘耀明已经在此生活了整整65年。这片土地滋养着他的写作，他也成为香港文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之一。

现在，潘耀明身兼多职，是香港作家协会会长、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会会长、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，事务繁忙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，通常是在晚间。写得最多的是散文，仅用笔名彦火就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集。

除了散文创作，潘耀明曾长期给报纸写专栏，高峰期同时写5个专栏，包括《文汇报》《星岛日报》等，“当时有写作的冲劲，也是迫于生活的压力，文化界的待遇并不高；有段时间还会写电影稿评”。

这种状态并非潘耀明一人独有，潘耀明说，有段时间香港人的生活普遍比较艰苦，很多文学爱好者都是在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，给多家报纸供稿以赚取稿酬补贴家用。

“哪怕是在今天，香港文学更多是在民间进行，缺少资源和平台。”潘耀明说，香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作群体——在大学教书的学者，因为这批人有着比较稳定的工作和相对丰厚的报酬，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，如董启章、葛亮等人。

除了写作，潘耀明还是香港知名的编辑家、出版家、文学活动家。作为出版人，他参与过筹建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；作为报人，他1991年接掌金庸亲自创办的《明报月刊》，一干就是27年。

据潘耀明介绍，早年间，香港的创作环境比较差，作家基本靠自己单打独斗。1988年，香港作家会成立，会长是曾敏之、刘以鬯，二人先后去世，潘耀明接任。该协会经常举办文学讲座，曾邀请莫言、王蒙、白先勇、苏童等知名作家在香港开讲座。

由于缺乏场地，这些讲座往往在香港的酒楼举行，苏童还曾笑说潘耀明经常在吵闹的酒楼举办严肃的文学讲座。

潘耀明的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座香港文学馆。2004年，潘耀明曾与饶宗颐、也斯、刘以鬯等逾30位文艺界名家共同发起筹建香港文学馆的倡议。潘耀明一直希望借助文学馆的力量，活跃香港文化环境，厚植香港文学土壤。

今年7月，推广大湾区文化的刊物《明月湾区》正式创刊，潘耀明任总编。刊物主要刊登大湾区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评论作品，推介大湾区作家，搭建大湾区文化传播交流的平台。

潘耀明强调，香港是文化大湾区的一个重要枢纽，他十分期待香港文学能够在大湾区这个新的文学场域迎来新机遇。

不矫情、不做作，有感而发，信笔写就桑梓意、慈母恩、同窗谊、怜儿情

字里行间的仁爱诗心

□姚志彬

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诗如其人，字里行间流淌着资文对工作的热情，处处彰显其身为医疗卫生管理工作者心系群众的仁爱之心。

《诗林撷英》中的诗作，大多出口成篇，其中白描之句，并不近俗；修饰之句，亦不太文，生香活色，常在若即若离之间，读之朗朗上口，韵味悠然。诗集中为数不少的藏头诗，构思精巧，实为难得。五言虽不多见，但却让人惊艳，比如，“人皆喜眼前，众或惧孤单。画意从空想，诗情自惘然。潮平沿岸上，帆正顺风悬。君若行磨砺，梅香定报先。”（《生活偶感》）“叶落整山黄，云清满眼忙。闲时何处去？忘返醉家乡。”（《观朝生兄影展有感》）

不矫情、不做作，有感而发，信笔写就桑梓意、慈母恩、同窗谊、怜儿情，都生动而热切，不加掩饰，随性而为：“游子漂泊桑梓忆，谁无落叶返根情”，“旧雨新知谈事业，青梅竹马忆童年。纵然职事深如海，稚气同窗入梦中”。

为小女儿写的诗，则充满欢乐，“任性情流露，令人读来忍俊不禁；‘雄心壮志夫妻要，靓丽贤儿你我猜’，回顾后瞻前真忐忑，犹三豫四不徘徊”；“家添一美眉，夜梦醉心随。晨起深情诵，声声弟

予规”；“胎毛两瓣发冲天，嫩脸嘲嚷眼淡然。静气凝神思考啥，远途老爸梦相牵”。从一开始的忐忑，到后来为一岁的女儿读《弟子规》，再到见照片就想女儿，其乐也融融。

我曾在《让人文照亮医学》一书中，探讨医学在从“以治疗疾病为中心”向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”转变过程中，如何把人文精神作为医者品质和社会责任，把尊重、理解、关怀患者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各项医疗服务中，时刻保持对患者的大爱仁心。医学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，是现代医学成熟的标志。为此，呼吁广大医务人员工作之余能多涉猎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哲学、伦理等方面知识，不断涵养人文情怀，提升人格品质，力求在工作中多一些本真，少一些浮躁，多一些包容、少一些狭隘。

“柔心济世春风暖，仁术精医妙手宁”“救死扶伤擎大义，白衣天使爱无疆”，资文在诗集中所展现的人文情怀，正与我书中期望相合，真乃流水知音也。

资文始终保持着一颗文学的心，做人、做事、作诗，怀揣本真，砥砺前行！

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指出，作为国际文化港口的香港，未来将成为大湾区文学交流的重要枢纽。这扇文化之窗，不仅是瞭望大湾区文学的标本，也将给大湾区文学的发展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。

然而，不少人对香港文学的想象依旧停留在金庸的武侠江湖。今天的香港文学创作现状如何、生态如何？为此，羊城晚报采访了三位香港作家——潘耀明、葛亮与程皎旸及香港文学的研究者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——

潘耀明

葛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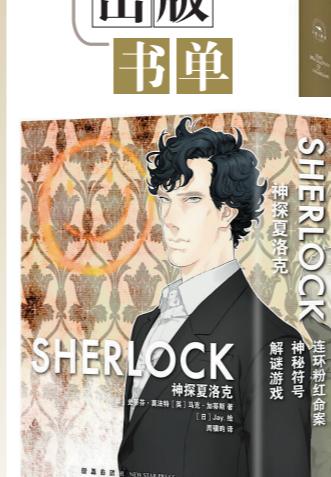
程皎旸

图/视觉中国

潘耀明 在吵闹的酒楼举办严肃的文学讲座

□文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出版书单



1.《神探夏洛克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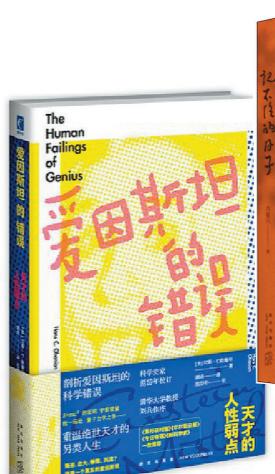


2.《张掖传：千年丝路八声甘州》

从汉武帝目光聚焦西北、征战河西走廊开始，这片曾经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“张掖”——张国臂被以通西域。从此，开启了中原文明向西扩展的蓝图，也迎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景象。《张掖传》以此为切入口，穿越时光追溯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，洋洋数十万字中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及中华8000年文明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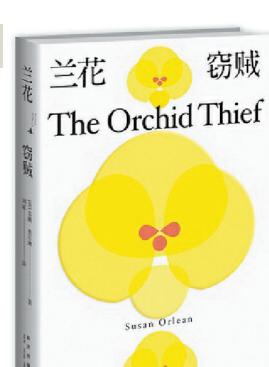
4.《爱因斯坦的错误：天才的人性弱点》

根据德文原始文献，以科学史中最为著名的爱因斯坦为例，围绕爱因斯坦最重要的几项科学贡献，讲述爱因斯坦在研究中出现的“错误”。围绕“错误”的背景及前后发展，以及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，讲述了大量科学史故事、科学家逸闻趣事等，为我们上了



3.《兰花窃贼》

1994年，美国佛罗里达州保护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境的兰花偷盗大案。事情引发了《纽约客》知名记者苏珊·奥尔琳的关注，她决定冒险前往当地一探究竟。在臭名昭著的兰花窃贼的带领下，苏珊踏入了这片神秘的保护区沼泽地。她历尽千辛万苦，采访许多兰花养育者后，不仅揭示了事实真相，还深入了解了一个对兰花充满狂热的世界，发现了其中种种恩怨情仇。



5.《记不住的日子》

著名作家肖复兴的全新散文集，全书收录了作者新作散文45篇，并附录新作格律诗，配以作者手绘图。书中有作者对生活的感悟，有对过往的回忆，有日常读书后的感想，也有对亲朋好友的思念。

赵稀方[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]：

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

作为一代文学传奇，金庸已然成为香港文学的一个符号和代表。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看来，香港文学远不止金庸，可与金庸并举的刘以鬯，代表着香港文学的另一重风景，由他在香港开启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深远。

除了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，城市文学也是香港文学的一支分脉，被誉为“香港的说梦人”的西西与香港文学的记录者也斯等作家叙写了香港的城与人、情与景。

随着老一辈作家的渐次退场，新一代作家陆续崛起。以董启章、潘国灵、葛亮、韩丽珠等为代表的香港青年作家，站在繁华商业都市的边缘，一头扎进纯文学的领域，进行着广而深的文学实验和探索。

香港文学，无论是文学气象还是作家本身，都有着极强的流动性。近些年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，香港作家不仅有国际化的一面，而且更多地游走在内地各个城市之间，东西交融，双城经验乃至多城经验的碰撞激发出新的写作灵感。

周洁茹的短篇小说《集龙珠》般书写常州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深圳等城市，在文学写作的“高光时刻”，她选择赴美游学，又回归香港定居。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杨称，周洁茹以新移民的视角切入对香港都市生活的体察，“移民”状态所具有的“文化间性”特质，使她在香港的文学叙事带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。

还有从香港回到内地的。2014年夏天，诗人黄灿然离开香港，迁居“安静又现代”的深圳洞背村。曾经在《大公报》做了近二十五年国际新闻翻译工作的他，如今在深圳以隐居的状态专心写作。在他看来，离开香港既不是筹谋已久的计划也非强大的决心，而是水到渠成的安排。黄灿然用诗写下当下的生活状态——“在洞背村，夜里太舒服，舍不得睡；白天太漂亮，舍不得工作。”

据赵稀方观察，近些年来自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。新时期以来，香港电影和音乐在内地风生水起，在文学上除了金庸小说有较多读者外，交流却不多：“这种状况正在改变，近年来内地开始关注出版香港文学作品。”

2010年，作家出版社与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分别推出董启章的代表作《体育时期》和《天工开物·栩栩如真》；2016年1月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“西西系列”——《飞毡》《手卷》《胡子有脸》等；2017年7月，花城出版社接力推出“香港文学新动力”丛书；2020年，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《哨鹿》《我的乔治亚》，这是西西两部小说代表作简体中文版首次问世。“香港文学作品，逐步被内地读者所熟悉。”赵稀方说。

在这种创作状态下，程皎旸写得更多的是短篇小说：“我个人也很喜欢短篇，平时看短篇小说多过看长篇小说，因为短篇更具爆发力，长篇缺乏这种力度，更多是长期的情绪浸染。”她还尝试从职场中汲取创作养分，例如她以广告公司、社交媒体营销、编剧工作室为背景，创作《镜面骑士》《另一个空间》等奇幻、科幻小说，反映资本对年轻人的异化。

在香港写作的日子里，程皎旸也读了不少香港作家黄碧云、西西等人的作品：“可能是受报刊杂志连载的影响，香港很多作家写出来的语句都比较凝练，篇幅也不长，长期阅读下来，我也会下意识地追求干净、准确的表达。”

目前，程皎旸正在筹备出版第二本小说集，里面囊括《养云者的死亡》《黑色风筝》《烧野猪》等作品：“这些作品更加惊悚、迷离，甚至不再囿于任何一个实际的都市背景，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，反思人与人、人与城市、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”程皎旸说。

“20世纪20年代，广州、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文化交流甚多，关织在《天涯吟社诗序》中曾描绘过诗人‘出澳入港，虎啸风冽，龙起云从’的场景，由此可见，当年三地之间文人唱和盛极一时。”赵稀方称，未来，这种交流会变得更广更深，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。



赵稀方